

濰州志卷之八

藝文志

記 疏

序

墓誌

辨

議

詩

詞

祭文

嘗讀太史公伯夷列傳至採薇之歌其爲遼海藝文之始乎由周而來數千年於茲矣而流風餘韻傳播於士林者發而愈盛焉其間碑銘記序文賦詩詞雖工拙不同而山水之雄奇人物之賢俊以及橋梁道路壇廟寺觀之修建皆於尺幅中傳之不且與西山一歌竝垂千古與志藝文

記

修州城記

明高穀士大學

欒去京師五百里其地舊屬冀州再隸幽州晉唐以來屬
遼西及北平五代阿保機築城居之州之有城蓋昉於此
我朝混一南北四海爲家州隸永平爲郡文皇帝靖內難
實爲邦畿內地民安物阜熙然太和士習於家農耕於野
地之蕃牧貢賦較夫前代有加奈何承平日久官怠其職
吏隳其事關門無抱擊之虞城郭無捍修之備因循廢弛
匪一朝夕矣戊辰之秋疆圉多故邊城老稚驚散家室或
不能相保故欒民惴惴焉未嘗安乎枕席僉都御史鄒公
來學閱視欒城土踝址不非居守之長策乃謀於總戎都
督僉事宗勝叅將都指揮僉事胡庸馬榮府守張茂州同

知楊雄因舊爲新高若干丈周若干里疊磚石以固基本
高門鑰以嚴開閉樓櫓器械無一不具肇功於景泰辛未
七月十有九日畢工於是年十月一日民暫勞而收久逸
之利物暫費而獲永寧之益誠邊方保障中國喉襟也功
旣就宗勝書來乞文請書其事辭曰冀門千里皆堯封灤
州廻接榆關東南臨瀚海北控戎山環水遶地勢雄形勝
不異嶠函中前人城此徒勞功遺基數尺爲高墉年深豈
免頽雨風崇者咸垤卑者空城狐社鼠無所容百年遺事
如轉蓬興廢舉墜今古同媿哉賢達心忡忡旣竭目力奏
膚功伐石壘甃鳩衆工晨夕舉杵聲相春築城言言知幾

重視舊不啻邱與峯圍如鐵甕堅如鋒壁立萬雉難磨礪
戍樓懸望遐邇通絕彼警急清塵烽四民樂業聲漁渦興
起禮讓還粗庸輿情但願年歲豐寒則有衣饑有饗百年
萬禩歌時雍

修城碑記

高擢州人

欒隸永平爲郡外控荒服內拱中華要地也成祖定鼎金
臺郡屬畿輔重地城增建焉歷景泰辛未城敝前郡守張
公茂修之迄今隆慶辛未天運兩週百二十年歲月滋久
風雨淳震磚皆鮮蝕頽然就圯郡守邢公元徹顧墉垣卑
且敝罔克守欲撤故而新之時官帑旣虛物力復竭無所

於謀乃集郡之士夫耆民令各捐貲以助衆聞令若踴赴
義若趨計募冊所書幾千金餘尙未竟約其所費可當其
半續斥贖緩以贍不足庶幾勞不煩民用不勤官乃克濟
始關白諸當道而報允將卜日興工會丁內難去不果永
平守貳賀八潦來視州篆他務未遑首議茲舉顧工役重
大而經費不貲邊報孔殷而城守尤亟欲易舊爲新惡可
得乃緣故堞而增葺之鳩工庀材料庸度費籍地畝之薪
抽丁夫之力陶甓於野伐石於山合前所捐貲以周餼廩
之需給物料之值籌畫旣審專委訓導李君賁以董茲役
布章程之令嚴督責之法募能勤工覈實稽費罔不殫厥

心力仍以判官趙君敷佐之以匡不逮復遴省祭官李暘等醫官徐珠若干人監造物料分就工程經畫得宜人心競勸不數月而業用就緒增卑以高易腐以堅周接女墻六尺有奇帮築累口亦如之增設敵臺者四鋪舍者八瘞壕隍深廣各二丈許巍然雉堞煥然改觀一方之保障也工已垂成賀公以承委行郡守崔公柄履任樂觀厥成藉其餘貲修葺樓櫓更飾局鑰而偹罔不周是歲十月訖工迺列狀聞諸當道咸嘉其底績而移文獎勵之賀公居最餘皆賚賞有差踰歲庚午春崔公調任去節推陳公訓來署州事踰月而政平訟理載闔城垣既嘉之而復少之曰

城之有樓所以示威重壯觀瞻也東樓夙建西尚葺而未
完南北闕焉何以示威而服遠也遂購帑所貯捐貲數十
金委官督造之不踰期而結架數楹棟宇聳舉遠近屬望
焉餘將次第續營尋以承委往新郡守劉公欲仁至襲其
餘美以足前工角舍橋梁亦將漸次興作焉嗚呼集羣公
之經畧樹一邦之干城良足以恃矣猗與休哉時有通判
吉君占陳君嘉謨孝廉張君文炳暨諸士民徵予記勒石
以傳其績予因詳述顛末以爲之記

州署十美堂記

趙葉知州

退思堂屬於歲之丁丑爲欒治退食公署爲關西彭子璘

治樂時所志歲既一紀東作趙子葉以謫代前守張國維
氏至焉日惟其顏思康厥居以寧庶民實弗敢忘既乃視
官考履察司偵度謀之往政或遺厥心疚弗稱於思民淫
於觀聽亦顛顛罔攸正用叢厥極乃與寮之同知事魏謐
氏以下謀思所以易之以休官服尚罔知所廸乃御史三
溪錢子學孔以書諭葉曰惟爾往弗良於遇以權於無妄
亦惟爾時義未充乃茲有一峯羅氏子所志諭文之十美
實爲政箴爾其攸行以協率罔休惟爾以誠以廉以儉以
恕以勤以敬以嚴以和以仁以寬上下罔弗宜罔有後
艱民亦罔匡懼以狃於非僻惟爾敬之念之葉敢稽首以

拜乃諗於有衆曰惟民有恒衷茲新之將存厥攸存以祐其非好率以攸往政乃庶幾葉雖不敏敢不敬將以諧官度以無忘今日以自速外尤爲戒聿惟古昔民上相依翼乎其無有二心胥匡以生亦罔有淫僻是以民用敘居政用迄若以無有粃稗神用享諸帝亦用嘉乃誠績昭明天祚啟佑吉人以邇觀成則無有昏迷不恭尸厥官若罔聞知昵比罪人怙侈滅德淫爲劓刖以肆乎民上以自亂厥躬以昏昏於叛常滅紀播厥發典凡厥士庶罔不昭賴亦如之何乃有玩心以携貳於其下矧其在今日往哲敷明實惟古訓乃不於其美亦於何爲美葉實嘉賴願與二三

子行之惟二三子克念民庸祇勤官服以無病於紀無隳其綱無翦艾其下用以昭報庶哉咸休二三子厥亦維何葉惟無載爾僞不洪於貨勿淫於財勿偹於人勿昏於逸勿慢於統勿狎於近勿競於寅司勿奪於康功勿苛以恣極克以攸往敬以司之將裨於灤實爲專憲葉以是易其舊矢心厥成罔敢遜於匪彝以辱我王度自負所愆惟二三子尙鑒於茲欣欣於名言往哲是勵戒其貞勿戒其辱豈惟爾二三子之衷實亦民士所共侈觀用以靈承乎衆俾訓式有光亦茲之職司攸係無或弗虔以干輿議庶哉茲堂美將勿替厥亦惟何惟時二三子謀彼良疇眷焉罔

敷將班於政司官案以無干彝憲以光昭士服交濟其美
堂以焜耀厥亦惟何二三子惟堂之易是宜是勸亦惟茲
弗遠是懼葉實懼不美敢曰僥冒其徽言詭畔自滋而昵
比匪人以不敬恭正士惟茲則干典常以讎歛傲擾天紀
實爲常刑罔宥惟二三子終之明於有美乃出於誓言以
徵於位惟茲十美當弗緩於爾多衆其惟民士有休慶哉
僉曰司茲土必無弗美亦罔或有弗遠葉曰允若茲美斯
有終惟二三子念之哉葉將觀於有政

州署親民堂記

陳士元知州

歲乙巳冬十月庚子士元承乏來視灤篆壬寅同知晏早

請公讌於城南寺中問其故曰堂將圯柱梁椽箔皆蠹而朽也先茲長官張士鑑遇公急一升座風日必設蔽雨必張蓋視中梁折欲斷恒憄憄宴於堂恐不堪爲禮十二月庚寅早謀判官王鉢程瀚吏目徐汝勲請曰堂朽矣盍補諸時士元方承委於外未有以應也丙午春正月丁丑早又以補堂請曰春雨將至堂必圯時元至自漁陽始得清往牒弊孔百露吾民之蠹甚於堂不先民蠹矧忍厲民辛巳早又請士元曰咨愼厥終惟其始越三日甲申迺詢諸僚屬詢諸鄉大夫士詢諸郡民僉曰善又三日丁亥迺謀割俸將鳩工市材郡散官趙武見木蠹莫可補議新之乃

謀諸筮得比之泰其辭曰長生無極子孫千億栱柱載梁
堅固不傾筮者解曰長生無極者父母之道也子孫千億
者民庶之兆也栱柱載梁堅固不傾者言堂之梁柱宜堅
固也明日戊子武自運四柱來民乃效義士元聞之亟止
焉未能也不旬日共來柱十有六梁十有四檼五十有二
椽六百有八十板六百一十有一磚瓦共八萬有四千灰
以石計四百有五十鐵以斤計三百有二十菽粟以斛計
五百一十有六金付於武武寧受物料不受價工起於二
月己亥落成於三月戊寅凡四十日堂制高堅或稱美焉
士元曰春秋重民力每役必書雖時且義亦書茲役自有

能書之者書或致美於予是重予愧蓋堂之成灤人爲之也予何有哉不能亟止則有責矣恐後來者其或興役將口實予也故作紀鐫石嵌於東壁效義民二百六十名在西壁

公堂碑記

王蕃州人

嘉靖丙午三月念一日灤州親民堂重建告成灤人趙武氏與百姓之從義者胥言公堂號令之所出綸綽之所以承宣者也今建既成矣盍垂之瑱珉以傳信於將來蕃曰然則二三子志乎忠義我知之矣落成之舉誠可賀也燕雀且來而況於人乎大夫猶曰春秋重民力吾民之蠹甚

於堂又曰堂之成灤人爲之予何有哉大夫之情見矣恤
民之意彰矣夫天下之事有可已而已者有可已而不已
者有不可已而已者有不可已而已者有可已而不已
而已者乎灤素號爲錦東方之美州如或憲焉而不新
則失其美烏在其爲錦矣堂圯宜修僚屬請之國人與之
庶民攻之大夫起而新之且不奪耕繩不靡於長府不礙
於政務不月餘而告成廢者興墜者舉光復故物在在煥
然期月有成大夫之政其良矣乎真足以被絃歌而垂金
石矣又有異焉者遡堂之修景泰間聿始於都憲湖廣麻
城之鄒公成化間修於湖廣郴州之李公今嘉靖二十有

五年重建於湖廣應城之陳公灤也而三作皆屬於湖
之諸公灤何受賜之多多乎國人相傳以爲美談因併記
之將以著其始末來厯之詳也

州解後圃記

陳士元

灤署後圃有山有池有草軒有亭不知創自誰氏山高二
丈許巨榆數株徑蹬盤曲嶺有石假峯巉削天成中有洞
藤蘿覆蔚洞扉有石鶴中有三石人大可盈掌二人奕一
人旁觀領笑稍西有一小峯上有翠磁亭中有二石人相
對指畫五人丰度閑適箕坐散髮如仙流然山北有石池
渠壁采窓芙蓉馥郁池邊有隙呼僕汲井注隙水瀑瀉潺